

毛

詩

原

解

毛詩原解卷九

齊

齊太公望之封國古營丘臨菑之地今山東濟南府是也五霸始鄭而齊繼之故次齊蓋魯旣升爲頌諸侯無先齊者矣齊風多魯事魯無風而于齊可以觀魯聖人蓋微之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昧旦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昏甘與子同夢夙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曾

古序曰雞鳴思賢妃也毛公曰哀公荒淫怠慢故陳

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朱子卽以爲賢妃之辭非也齊自太公五傳而哀公荒淫紀侯譖于周懿王殺而享之故齊變風自此始思古以刺今也○章人君辨色視朝雞鳴則夫人鳴玉佩于房中告君曰雞鳴矣會朝諸臣盈矣其實雞尚未鳴乃蒼蠅之聲夫人心切而誤聽耳○二章既又告曰東方明矣會朝之臣旣盛矣其實東方尚未明乃月出之光夫人心切而誤視耳○三章旣又告曰天將旦矣百蟲飛聲薨薨矣豈不樂與子寢而同夢但朝會諸臣俟君久且歸矣無以我之故多與子以憎惡也古賢妃如

此今何獨不然

雞鳴三章章四句

子之還旋兮遭我乎峱鏡之間度兮並驅從兩肩兮掎
我謂我僂宣兮○子之茂卯兮遭我乎峱之道上聲兮並
驅從兩壯兮掎我謂我好狃兮○子之昌卯兮遭我乎峱
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掎我謂我臧兮

古序曰還刺荒也。毛公曰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朱子改爲獵者。交錯于道路。相稱譽之。辭非也。蓋詩人述民間尚勇好勝之習。見化之所從。

來耳。時雖霸業未興，而功利誇詐已有其漸矣。○章一

子之周還便捷，可謂儇利已。遇我乎峱山之間，並駕追兩峱。子尚揖讓我，而謂我爲儇利。豈子猶謂未儇邪。○章二

子之茂然美盛，可謂好已。遇我于峱山之道，並逐兩壯，反揖我，而謂我爲好。豈我尤好于子邪。○

章三以子之昌然壯大，可謂臧已。遇我于峱山之陽，並逐兩狼。揖我謂我爲臧，然則我與子偕臧邪。○還便捷貌峱。山名肩與峱通。三歲獸也。儇利巧也。

還三章章四句

俟我於著乎。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叶乎而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叶央

古序曰著刺時也毛公曰時不親迎也○禮惟天子
不親迎諸侯冕而親迎下可知也婿往婦家奠屬受
女出升車御輪乃先歸俟于大門外婦至揖以入齊
俗婿不親迎但俟婦于其家故詩人託爲新婦言以
刺廢禮而隱約不露以俟之一字寓意苟無序不知
其所謂矣○一君子待我于門內之室我始得見之
其冠旁充耳懸瑱之紱膽以素絲爲之紱末加瓊華
之美石以爲瑱焉○二再進及庭又俟我于庭其充

耳以青絲爲紩尚之以瓊瑩焉○三再進及堂又俟我于堂其充耳以黃絲爲紩尚之以瓊英焉盛衣冠而不親迎亦廢禮矣○門內屏外曰著與寧通寧立之處也俟于宁于庭于堂未至婦家也堂前曰庭冠傍懸瑱之繩曰紩紩下懸玉石曰瑱尚加也瓊美玉也瑩華英皆言石之光華瑩美似瓊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兮彼姝姪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闈眡兮在我闈兮履我發兮

古序曰東方之日刺衰也毛公曰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朱子改爲男女淫奔自作非也東方君方也日月比君臣也男女晨昏私奔君臣政教不立不能明微格姦防之以禮所以爲衰呼日月詩人矢志之辭彼姝者子指淫女也在我室爲淫夫自言以發其暗昧之私也履禮也男女各有正禮女求男賤也稱履所以賤之○一章東方之日照臨下士暗室之中日監在茲今彼美之女來在我室禮我而求卽獨不畏此日邪○二章東方之月鑒茲幽獨彼美之女來在我門禮我求發雖暮夜無知者獨不畏此

月邪○子指淫婦我指淫夫履禮通卽就也闔門也
發開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芒叶顛倒衣裳顛之倒導之自公召趙之○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定叶之自公令之○折哲柳樊圃布叶狂夫瞿瞿句不能晨夜遇叶不夙則莫暮

古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毛公曰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結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東方比君也未明比君昏也顛倒衣裳比政令錯亂也不必真有未明徵召之事比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耳折柳

樊圃比朝政不如農圃應節識時也。興居號令非晨夜者所得司無所歸咎不敢斥君而求諸挈壺氏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也。○一章辨色視朝有常期也今

東方未明急起而顛倒其衣裳亦旣早矣。○二章東方

未晞顛倒其衣裳已爲亟矣。○三章時有自公所傳令者猶

以爲晚耳。○三章折彼柔脆之桺以樊蔬菜之圃其限

易踰也然雖狂暴之夫猶瞿瞿驚顧不敢越況晝夜

之限甚明爲挈壺者不能晨夜非失之早則失之暮

乎。○顛倒衣裳急速錯亂也樊藩也晨時也時夜猶

司夜如掌門之謂晨門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雖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

曷又懷糾止

○萬屨句

五兩冠綏

背平叶聲

雙糾止

魯道有

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巍麻如之何衡橫

其畝取妻

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糾止曷又

鞠菊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充取妻

妻如之何必匪媒

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古序曰南山刺襄公也毛公曰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魯桓公夫人文姜齊襄

公之女弟也未嫁而襄公私之既嫁與桓公俱如齊
襄公使人殺桓公子車中事見春秋傳此詩齊大夫
刺襄公也南山雄狐比居高而行禽猶衛風之雄雉
也亟稱魯道者閭外通衢行人共見也亟稱齊女者
明其非齊婦也冠履以比有別五兩雙綾以比亂倫
首足同體而冠履異匹以比同父非配偶也履兩而
用五比襄公有婦而亂倫冠一而綾雙比文姜未嫁
而有偶葛以比其薄俗云種麻夫妻同則易生以比
娶妻斧析薪有判合之義以比媒妁也○一章南山崔
巍有雄狐于上緩然垂尾居高位而邪淫何以異此

由齊適魯。道路蕩平。人皆見齊女由此歸魯矣。曷得
又懷思之。○二章以葛爲屨。至涼薄也。屨本兩而五兩。
則亂爲奇。冠惟一而綾雙。則混爲偶。同父亂匹。亦猶
此也。魯道蕩平。人皆知齊女用此道歸魯矣。曷又相
從與亂乎。○三章樹麻者衡之縱之熟耕其田然後得
麻取妻者。六禮全備。告于父母然後得娶。今旣得娶
矣。何不防閑而使之窮其欲乎。○四章析薪者離。同爲
異。非斧則不克。娶妻者聯。異爲同。非媒何由得。今旣
由媒得齊子矣。何又使之極其惡乎。○禮夏葛屨冬
皮屨。複下曰鵠。裨升下曰屨綾冠纓之餘而垂者。麻。

枲也。衡橫通俗謂種麻之田。縱橫耕七遍以上。則麻生無葉。鞠窮也。析薪者離其根本。猶女嫁離其父母。喪服傳云。夫妻辟合也。故詩多以析薪比

南山四章。章六句

無田句甫田維莠酉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刀○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迭叶○婉兮孌緩亂兮總角貞兮未幾見兮突而弁變兮

古序曰。甫田大夫刺襄公也。毛公曰。無禮義而求六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朱子改爲戒。時人厭小務大忽近圖遠。是泛無所

指也。夫風未有無指者。無指何以別其爲各國乎。又曰。未見其爲刺襄公。夫襄公無禮義。求大功。事見春秋傳。卽位之四年。師于首止。殺鄭子亹。輶高渠彌。五年遷紀。八年滅紀。九年伐衛。納惠公。十二年降鄭。是年冬。遂遇弑。此其求大功與諸侯之寶也。何謂未見末章。指淫妹之事。正未冠笄之時。突弁。指爲君。以後國君皮弁服。犬自穴出。曰突突而弁。比衣冠而禽獸也。蓼醜也。草名。一名狗尾。與雄狐蘆令。皆匪人之比甚矣。詩人之惡淫也。○一章農有餘力。然後可甸大田。不然。莠草盛矣。地邇可致。乃思其人。不然。憂勞無益。

也○_{二章}無甸大田。甸而不治，則叢叢然長矣。無思遠人思而不至，則心徒勞矣○_{三章}童子婉孃幼小。總髮爲角，其狀丱然。曾相見未幾，而突然戴弁。強作成人，蒙養未端，可爲成人乎○無田猶無甸。治田曰甸。甫大也。忉忉勞心貌。眇總角貌。字象形。卽柏舟所謂兩髦也。突忽出貌。弁冠之大者。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令。_{平聲}其人美且仁○盧重環。_{叶懸聲}其人美且鬈○_{顙聲}盧重鋟。其人美且偲。

古序曰：盧令刺荒也。毛公曰：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

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朱子改謂獵者
相譽之詩非也齊襄公內荒于色外荒于禽詩人託
田犬爲刺猶雄狐之義人類而行禽也或疑不當以
禽獸刺君夫鳥獸草木詩所取材非獨刺也雖關雎
鵲巢羔羊鹿鳴美亦用之所謂謳諫無罪正以此美
且仁美其有人之德人者仁也美好也鬢好曰髽髮
好曰偲美其有人之貌也有人之德則無愧于人之
貌無德而有其貌走狗而已○一古之獵者其盧犬
領下有環其聲令令然聾犬之人貌美好而德且仁
人好故犬亦好今犬則犬而人非也○二盧犬領下

有重環牽犬之人其貌美好其鬢毛鬚然有丈夫之

表也

○三章盧犬領下有一環貫二之重鎰其人貌美

好且偲然多鬚有壯士之容也○盧田犬也令令環

聲鎰一環貫二也偲慧通頰毛也卽春秋傳于思之

思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在梁其魚鲂鮄牛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笱在

梁其魚鲂鮄鳬上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

魚笱

偉

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古序曰敝笱刺文姜也毛公曰齊人惡魯桓公微弱

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此詩作于桓公遇害之後故曰爲二國患宋子改謂刺魯莊公非也莊公于文姜則子耳桓公其夫也夫爲妻綱如苟可制魚子之於母猶曰弗克夫不能制其妻則同敝笱矣故敝笱刺夫而猗嗟以刺子序說各有當也笱狗也鯈防也魚目不寐曰鯈故無妻不寐者亦曰鯈鯈一名鱠首大身小魚之懦者崔唯憇通之稱笱之制魚可入不可出敝則魚出矣以比帷簿不脩水族多淫淫義生于水如雲如雨如水皆比淫也○章笱所以制魚既敝則鯈鯈之魚出入自由齊子無所

防閑故其歸齊從者如雲之多也○

二章

敝笱在梁其

魚鮀鰈笱不能制也故齊子歸齊其從者如雨之多焉○

三章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相隨而行得自由也故

齊子歸齊從者如水之流焉○敝壞也梁積石障水

以取魚者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薄薄剥簎弗朱鞶

各魯道有蕩齊子癸夕叶削○四

驪濟濟聲垂轡淵淵聲魯道有蕩

齊子豈第上聲○汶問水

湯湯行人彭彭邦魯道有蕩齊子翹翔○汶水滔滔行

人儦儦標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古序曰載驅齊人刺襄公也毛公曰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朱子改爲刺文姜乘此車來會襄公蓋據詩中稱齊子不及襄公而稱齊子者明文姜本齊女耳國君而會婦人所以爲刺此魯桓公死後春秋書會禚灼會祝丘之類君夫人車翟茀此云簾茀則襄公之車會文姜者甚明亟言魯道行人諷其無羞惡之心也
○一乘車疾驅薄薄有聲竹簾爲車蔽朱革爲車飾君乘此焉往魯國道路蕩平齊子啓行出宿往會之也
○二四馬皆黑色濟濟其美馭馬之轡漪漪其垂

魯道蕩平齊子來會豈第以相樂也○三章二國往來

道由汶上汶水湯湯其盛行人彭彭其多魯道有蕩

齊子從容翩翔得無人共見邪○四章汶水滔滔其流

行人儦儦其衆魯道有蕩齊子遨遨不愧于人邪○

載始也始自齊啓行也薄薄車疾行聲簎竹簎茀車

上障蔽也鞚皮去毛者朱色之鞚輓飾其車以爲固

也魯道邇魯之路汶水在齊南魯北竟上儦儦行人

往來貌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伊嗟昌兮頑新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辟

毛詩原解

卷九

七

齊

錦兮。射則藏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石侯。不出正征叶兮。展我甥兮。○猗嗟饗煖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古序曰。猗嗟刺魯莊公也。毛公曰。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此詩刺魯莊公故辭較敝。苟婉所以爲母及子也。妻淫而責夫。其言易直。母亂而責子。其語難顯。詩所以善言也。每章猗嗟發嘆。歷數莊公之美。而其所不足自見。人以爲齊侯子者。春秋之義也。當時疑莊公非桓公子。春秋特書所生年月日以

折羣議故此詩亦云展我甥明其非我子也亦微諷之辭○一章猗嗟惜乎其昌而盛也觀其體貌頑然脩

長觀其舉止抑揚中節其目之美揚起而清明又巧于趨而踴然又習于射而戒善也○二章猗嗟惜乎無

一不可名者其目美而分明其儀成而齊備終日射

侯發不失正誠哉無忝于我齊之甥也○三章猗嗟乎

其變好也眉目清揚而婉然舞則精而可選射則中

而貫革每發四矢皆復中其故處足以制敵而禦亂

也○抑若揚猶言謙尊而光退讓以明禮也行張足

曰趨禮有徐趨疾趨爲之有巧拙踴巧趨貌論語云

趨翼如所謂巧趨也。曲禮云：士踴踴侯射梁也。正侯心也。妙妹之子曰甥，反復也。矢皆復中其故處也。猗嗟三章章六句。

毛詩原解卷九終

毛詩原解卷十

魏

魏國名在禹貢冀州。舜禹之故都也。今山西平陽府解州等地是。南枕河曲北涉汾水。首山當其北。土隘民貧俗儉。周初以封同姓。未詳所始。後爲晉獻公所滅。以其地賜大夫畢萬。晉始有魏氏。魏唐之于晉。猶邯鄲之于衛。其實皆晉風也。五霸晉繼齊故。魏風次

齊

糾糾九葛履句可以履霜。摻摻摵文手可以縫裳。要天之襟棘之好人服叶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進佩其

象揜替維是褊心是以爲刺跡

古序曰葛屨刺褊也毛公曰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敦厚崇禮者下之美俗從容博大者君之美行魏地陿隘故其民機巧趨利而俗鮮禮其君儉嗇褊急而德不弘然下之風俗由于上之表率君無寬綽之度則民有纖嗇之風故詩專刺褊心序說甚明朱子改爲縫裳之文自作固矣一章禮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禦寒之具況既敝而縗縕之猶謂可以踐霜禮女嫁三月廟見始孰婦工今未嫁之女其手擣紩謂可縫裳以取備資

其民俗趨利類此裳成然後要衣成然後襍今縫裳卽欲要之縫衣卽欲襍之貴人卽欲服之其君德褊急類此○二章撙節者多退讓彼貴人容止提提然安

舒與人婉然謙恭以右讓人而自避居左佩象骨之搔首容節非不可觀也維此褊急之心所以爲刺耳

○糾糾繚繚之貌摻摻猶纖纖女手好貌要裳腰襍衣領好人猶言貴人指其君也提提然舒也象揅解

見君子偕老篇

葛履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彼汾焚沮蕡言采其莫暮彼其記之子美無度

毛詩原解

卷十

二

龍

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
美如英叶快美如英殊異乎公行杭叶○彼汾一曲言采其
蕡蕡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古序曰汾沮洳刺儉也毛公曰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勤儉美節也爲人君者不曠天工以爲勤不奪民財以爲儉非勞手足茹蔬菜之謂人主而親細民之事爲勤儉則有并耕而治數米而炊如沮洳采莫之爲者矣沮洳泥塗也沾汙手足以求蔬菜非大人之事居上纖畱其狀類此不必真有采莫采桑之行亦不必卽是公路公行之官朱子改爲刺儉不

中禮則是而謂刺公路公行則拘矣○一章汾水下濕有莫生焉采以爲蔬彼之子勤儉如此其德美無度量雖美無度量而采莫事細絕不似公路之貴人公路不似而況其上焉者乎○二章彼汾一方有桑生焉往采其桑將以飼蠶也彼之子勤儉如此其德美如英華但不似公行之貴人耳○三章彼汾水曲隈有蕡生焉往采其蕡將以療饑也彼之子勤儉如此其德美如玉但不似公族之貴人耳○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邊下濕之地莫葉似柳有毛刺可以爲羹無度無限量也殊絕也公路掌

公之路車公行掌兵車之行列公族掌公之宗族皆
晉官爵大夫不敢斥君而但指大夫以諷也一方猶
一處也一曲水隈也蕡一名澤鳥本草云久食不飢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其實之穀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責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
以行國亦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
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古序曰園有桃刺時也毛公曰大夫憂其君國小而

迫而儉以畧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此詩之意謂國勢褊小而大國侵陵使其君勿見小自利恢弘政教鼓舞其民而用之猶可自立乃硜硜自守屯膏惜費以爲處貧寡當然斗筲之見何足與議大計乎故以桃棘比家語孔子云果屬有六而桃爲下棘似棗而小叢生孟子云養其棫棘則爲賤場師二物皆果實之賤者生于園其實幾何今欲以桃當肉以棘當穀則數米而炊之道也以此用民望其恢廓難矣詩人所以深憂也○一章園中有桃欲以其實充肉爲殺儉嗇如此安望能光大其國

家乎我心憂鬱歌謳自舒不知我者乃曰此士矜驕則豈食桃之人所爲是哉而子言我驕何也我心所憂人無知者不知由于不思思之卽知矣○江園有棘以其實充食鄙吝如此我憂無聊出行于國不知我者曰此士遊蕩無極豈彼食棘者所爲是哉子言我罔極何也我心之憂誰知之人未恩耳思之亦憂矣○合曲曰歌徒歌曰謳被人指魏君臣子指謂我驕者行國散步城中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以上三詩朱傳皆以首二句爲興然所刺之故卽在其中若以興爲無義則三

詩皆未言儉嗇以何爲刺他可類推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
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起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
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
望兄糸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叶上慎旃哉猶
來無死

古序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毛公曰國迫而
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朱
子改爲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是矣謂登山望父母自
言非也岵山多草木以比生我屺無草木以比鞠我

圖領也以比長我征夫何暇登臨孝子思親何待升

眺託言以寓望鄉之情耳

○一

陟彼岵山瞻望吾父

憶行時父戒曰嗟我子此行早夜無怠其上役也慎
之哉爾去猶望爾來無止于彼不來也

○二

陟彼屺

山瞻望吾母思母戒我曰嗟予季此行早夜無寐其

上役慎之哉季往猶望季歸無棄予彼而不歸也

○三陟彼山圖瞻望予兄兄戒我曰嗟予弟夙夜同聚

趨事上役慎之哉弟往猶望弟還無遂死而不還也

○山多草木曰岵山無草木曰屺山脊曰岡上以下

供上役也七月云上入執宮功旃之也季少子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旋兮○十畝之外
今柔者泄泄異兮行與子逝兮

古序曰十畝之間刺時也毛公曰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魏地迫隘其君褊急其民纖嗁加以大國侵削閭里蕭條民間愁居迫處覺生理日蹙故詩人託采桑無所以刺之朱子改爲賢者不樂仕而歸農圃其辭疑似然淺深厚薄之味相違遠矣讀者自別○一草郊野之地不過十畝地陿人稠采桑者無所得葉閑閑空歸呼其同伴相與還家而已○二郊野

毛詩及角
卷一
之
外
地
僅
十
畝
采
桑
者
泄
泄
然
間
行
呼
其
同
伴
相
與
他
往
而
已
○
十
畝
甚
言
其
幅
側
古
者
一
夫
授
田
百
畝
魏
地
隘
不
足
耕
墾
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玄貆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參兮○坎坎伐輻輒兮寘之河之側
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亦兮不
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
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濱此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純兮
彼君子兮不素飧登叶孫兮

古序曰伐檀刺貪也毛公曰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朱子改爲美君子之不素餐非也所謂不稼穡而取禾不狩獵而縣貆此正無功受祿之比嘆君子之不素餐者乃所以刺小人取禾壓庭縣貆皆小人貪鄙之象亦不似美君子之辭○一章檀本堅忍車之美材也坎坎然用力伐之將以爲車而河上非行車之所寘此檀于天涯無所用之徒見河水清漣成文耳君子任重困窮而在位者不親稼

穡胡斂民三百之壓不習狩獵胡庭縣貉貆之肉是

無功而素餐也若伐檀君子効用豈素餐者哉(二章)

坎坎然伐木爲車輻寘之河側水清波直有輻無用

也君子旣不得志而在位者不農有禾不田有肉豈

非素食乎苟伐輻君子得用真不肯素食者矣(三章)

坎坎然伐木爲輪寘之河潛水清成淪安所用之君

子旣不得志而在位者不耕有困不獵有鶉豈非素

飧乎彼伐輪君子見用真不素飧者矣(一章)○檀木堅宜

爲車寘與置同漣風行水成文也猗與兮同種之曰

稼穀之曰穡壓謂一夫百畝之稅三百言多也冬日

曰狩獵蹠通追獸也貉鶴子曰貆懸同繫也素猶空也餐吞食也輜車輪中直木也直波流直也十萬

曰億獸三歲曰特渝波文也囷圓倉也飧熟食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硕鼠硕鼠無食我黍三歲貢憤女汝莫我肯顧古逝將

去女適彼樂洛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硕鼠硕鼠無

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

樂國爰得我直折○硕鼠硕鼠無食我苗叶三歲貫女

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末號平

古序曰硕鼠刺重斂也毛公曰國人刺其君重斂蠶

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朱子改爲
民困於貪殘之政託言大鼠害已而去之非也詩人
託民言爲刺耳非卽其民自作也○一章大鼠大鼠汝

貪而無厭勿更食我黍三歲與汝習汝無眷顧之意
今往去汝適彼安樂之土彼土緩征薄稅樂哉我其
得所矣二章大鼠大鼠汝勿食我麥三歲習汝無德
與我今往去汝適彼樂國彼國樂哉我得自遂矣○

三章硕鼠無食我苗三歲習汝莫肯慰勞今往去汝適
彼樂郊彼郊樂哉復爲誰而長號也○周禮三年大
比民數改定版籍此時聽民遷徙故云三歲去汝重

言樂土歆羨之辭直遂生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毛詩原解卷十終

毛詩原解

卷十

九

魏

毛詩原解卷十一

唐

唐國名。本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大行恒山之西。周成王以封其弟叔虞。爲唐侯。因陶唐故地得名。南有晉水。其子燮。因改國號晉。卽今山西平陽府絳州。是稱唐。從始封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吁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據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旬○蟋蟀在堂歲聿其逝歛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怪○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

日月其慆。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古序曰。蟋蟀刺晉僖公也。毛公曰。儉不中禮。故作是
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
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按國奢濟之以儉。國儉濟之以禮。晉自僖公之世。
俗尚固陋。儉不中禮。以蟋蟀比。諷其終歲廢禮也。蟋
蟀十月在堂。周以十一月爲歲首。十月歲畢。是大蜡
之時。終歲禮樂不止。十月而歲暮。猶宴安。則禮壞樂
崩矣。是詩不必卽作于十月。一歲之中。朝廷有食饗。
宗廟有獻酬。邦國有賓興。鄉有射。里有社。食以時。用

以禮鳥可以無財廢禮當時而廢樂也。禮樂先王所以和上下調人情勞身焦思以天下爲桎梏是墨道也。故詩人借爲樂以廣其儉卽致太康之戒所謂禮減而能進樂盈而能反中和之道忠臣弼諧之語里巷歌曲焉得有此。朱子改爲民間歲晚行樂謂刺傳公無據夫民間行樂無關於政教則亦不足以爲風列國變風所始其來舊矣孟子云王者迹熄而詩亡國風多幽厲以前之作其變風不始于各國中衰之諸侯而誰始乎今盡斥爲無據不知又何所據也○

一
章蟋蟀在堂時維十月歲遂暮矣今我不樂日月去

矣但不可過於求安當思其職業所居樂不廢事則可謂良士瞿瞿然遠慮者矣○乾蟋蟀在堂歲遂往矣今我不樂日月邁矣但勿太安思及職業外好織不至荒廢則可謂良士蹶蹶然勤勵者矣○乾蟋蟀在堂任載之役車休息矣今我不樂日月慆然往矣但勿太康思職事可憂不至于荒斯爲良士獲安靖之休矣○蟋蟀蟲名似蝗而小色黑一名促織九月在堂天氣寒而依人也聿遂也歲莫十月農工商畢也職業也瞿瞿却顧貌外意外也蹶蹶動而敏事也役車任載之車惛惛通不反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樛叶樛有櫞子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屨周子有車馬弗驅弗驅宛莊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榜叶榜有杻周子有廷內弗洒弗掃列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列宛其死矣他人是保訓○山有漆叶漆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加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古序曰山有樛刺晉昭公也毛公曰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酒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朱子改爲答前篇之意而解

其憂非也蓋是時桓叔伐晉之謀已成昭公醞齷自
守所謂亡國之日迫以促詩人爲放歌以諷之辭若
舒而情實慘氣象危迫如朝露然以爲解蟋蟀之憂
豈不迂乎又謂此詩辭非臣子所施于君父夫風之
作不知所起也作者隱其端而聞者忘其謫故曰言
之者無罪若論臣子施于君父何但辭不可居卽刺
又豈可者蓋人有性情則不能無好惡有好惡則不
能無美刺有美刺則其辭自不得不爾旣不陳作者
之名又不揔君父之過若爲同儕自語影響比設何
爲不可故有雄狐碩鼠田廬之譬而非詈有狡童狂

且爾汝之呼而非侮況云子有寃死何嫌之有必如
朱說欲明忠厚之義反開世主惡謗之端則詩人之
志幾乎窮矣○一章山有樞隰有榆有其材者貴能用
今子有衣裳而不曳妻有車馬而不馳驅寃然坐見
其死他人取以爲樂矣○二章山有栲隰有杻有材而
不用有庭內而不洒掃有鐘鼓而不鼓考寃然坐見
其死他人保有之矣○三章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
何不鼓瑟以喜樂延引此日一旦寃然死而他人入
室矣○樞木如榆有刺葉可爲茹榆種十餘葉皆相
似而皮理異榆其總名白者曰粉曳披拂也妻亦曳

也走馬曰馳策馬曰驅宛坐見貌於櫟屬粗穢也木
多曲少直可爲弓幹葉似杏而尖二月花開細蕊正
白枝葉茂好一名萬歲故官園多種之考擊也末日
延日也

山有樛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白石鑿鑿作素衣朱繡十從子于沃叶既見君
子云何不樂洛○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十從子
于鵠叶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晏○揚之水白石粼粼我
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古序曰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毛公曰昭公分國以封

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按晉昭
侯分曲沃之地以封其叔父成師是爲桓叔桓叔疆
而潘父弑昭公謀納之不克晉沃交攻再傳沃莊伯
至武公遂併晉事見春秋傳此託爲國人從沃之辭
刺昭公之失民也朱子改爲叛者自作豈有民叛其
主旣云不敢告人又作詩以自明者乎有國家者使
其民從敵以爲樂且爲之隱國欲不亡得乎自古亡
國民心貳而後敵人乘之段之叛鄭也國人先美之
突之逐忽也國人先去之沃之叛晉也國人先從之
詩皆以爲刺而聖人皆存之所以爲萬世長民者戒

遠矣○一章悠悠揚之水其流清淺中有白石鑿鑿鮮明

水弱而石壯也晉弱沃強何以異此今將以素絲爲衣以朱爲領從爾往沃以見君子云何不樂乎○二

章揚之水白石皓皓水微而石顯也今將以素衣朱繡

從子往鵠以見君子吾何所憂乎○三章揚之水白石

粼粼水落而石見也聞君子將有大舉之命幾事不

密則害吾何敢告人乎○四章鑿鑿猶言齒齒石立貌素

衣猶言純衣卽絲衣也諸侯禮服用絲或云中衣白色

按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然則諸

侯中衣色朱也襍衣領也從子民間自相謂也君子

指桓叔鵠地名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記之子碩大無朋叶椒聊且

遠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勺叶彼其之子碩大且

遠條且○椒聊且遠條且

古序曰椒聊刺晉昭公也毛公曰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一椒之爲物小而芳烈聊且植之耳今其實蕃衍采之滿升彼其之子奄有邦國雖碩大而孤立無朋椒雖聊小平其枝條日長遠矣○二章椒聊之實蕃衍滿兩手

之躬。彼其之子。空碩大而遲鈍。不若椒雖聊小乎。其條日長遠矣。○彼其之子。指昭公。凡詩言彼其之子。皆輕之之辭。無朋寡助也。駕馬不進貌。淮南子云。夏蟲不可與語冰。駕于時也。易有大過。卽大且駕之象。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曲東升三星在天升今夕何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何綢繆東芻升三星在隅升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升君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何綢繆東楚升三星在戶上今夕何夕去見此粲粲慘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古序曰綱繆刺晉亂也毛公曰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朱子改爲男女失時而後得遂其婚姻詩人述其相喜之辭非也本爲不得婚而無可奈何之辭蓋晉沃搆亂民室家流離詩人託言男女相見無聊之情薪言新也男女之初也夫婦辟合也斧析木束以成薪媒暭異合以爲耦匪斧不克匪媒不得也親迎以昏三星心星卽大火也上一下二其形如心東方蒼龍之宿又三參也參七星中三上下各二西方白虎之宿參以孟冬之昏始見于東方是曰在天季冬之昏見于東南是曰在隅正月昏見于南方是曰

在戶古者自九月霜降至二月冰泮皆昏姻之期故舉參爲候至三月心星出矣昏見于東五月昏見于東南隅六月見于南方當戶七月以後西流九月之昏酉伏戌位而參始東出心東出則參西退心出參退而昏禮終參出心退而昏禮始故以爲比芻言阻也楚言愁也皆失意之比○一木析爲薪必纏縛而後成束女之于男必媒約而後成耦今仰見三星正昏禮之夕顧此何夕乃亂離之夕而安得見此良人乎女兮女兮無媒無禮如此良人何哉○二芻綢緥而成就男女媒合而成配今雖三星在隅顧此夕何

章一木析爲薪必纏縛
章二芻綢緥

夕安得成邂逅之好乎男女兮男女兮如此邂逅何
亦徒相遇而已○韻楚綢繆以成束男無媒何以得
妻雖三星在戶願今夕何夕安得此美人乎男兮男
兮如此美人何欲親就無由矣○韻綢繆猶纏綿也親
迎以昏故曰夕良人指男子邂逅暫相遇也猶言解
觀不固之意築者猶言美人國語女三爲築

綢繆三章章六句

有杕第之杜其葉湑聲上湑獨行踽踽矩豈無他人不
如我同父韻叶嗟行之人胡不比避焉人無兄弟胡不佽
夫焉○有杕之杜其葉菁瓊菁獨行嚮瓊豈無他人不

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古序曰：狀杜刺時也。毛公曰：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耳。朱子改爲人

無兄弟者求助于人之辭非也。晉自昭公被弒與沃五世相攻宗族離叛公室孤立故詩人以狀杜比杜棣類好生道旁以比疎屬棣之言慄也。其華合聚以比同宗實甘者爲棠比兄弟相親酢者爲杜杜塞也。比兄弟不相能狀杜孤立比晉椒聊蕃衍比沃一盛一衰比晉將折而入于沃也。如王風葛藟鄭風揚之水皆親族畔之所以不振安得目爲泛泛行道之語。

乎。

○一

章
狀然特生之杜其葉潤澤猶足自庇今兄弟

叛離獨行踽踽曾狀杜不如矣豈無他人不如我同

父情相親也若他人可恃嗟彼行道皆人耳何不見

輔乎人無兄弟何不見助乎情不相關是以不能也

○二

章
狀然之杜尚菁菁其葉猶足庇本今獨行景景

無兄弟雖有他人豈如我同姓若他人可依行路之

人何不相比人無兄弟何不相佽乎○狀特生也比

輔也佽助也彊彊獨行驚顧貌

狀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豹祛

區

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平○羔

平

裘豹袞

袖

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厚叶

古序曰。羔裘刺時也。毛公曰。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

民也。

章一

羔裘以豹皮飾祛。彼服此者。是我民所由

以安居者也。以我懷居之切。豈無他人可依。惟念子

故舊不忍遽去耳。

章二

彼羔裘豹袞者。是我民情所

待以究察也。我有隱微之情。豈無他人可赴愬。惟念

子舊好。不忍遂忘耳。

章三

羔裘大夫之服。祛袖口也。自

由也。居居。猶言處處。卽安之意。究究。體悉意。

羔裘二章

章四句

肅肅鵠

保羽

集于苞苞。栩

詩

王事靡鹽。古不能蓺稷黍。

古

不能蓺稷黍。

父母何怙虎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鵠翼集于苞
棘王事靡鹽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何其有
極○肅肅鵠行杭集于苞桑王事靡鹽不能蓺稻梁父
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古序曰鵠羽刺時也毛公曰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
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按晉自
潘父弑昭侯納桓叔不克晉立孝侯曲沃莊伯弑之
晉立鄂侯莊伯伐而逐之平王命虢侯伐曲沃立哀
侯曲沃獲之晉立小子侯曲沃誘殺之王又命虢仲
立哀侯之弟緒此所謂大亂五世而詩稱王事靡鹽

者也。鴟似鴈而大無後指爾雅云鳩鴈之醜其足蹠以比君子不任奔走也。叢生曰苞集于苞其柄卑矣勞則思集大鳥集于叢木比失所也。栩言虎也。棘言急也。桑言喪也。皆以比時政。○一章鴟之飛也。其羽肅肅性不樹止而今下集于叢生之栩失其所矣。君子以王事不可不堅固。父役在外不得種蓺黍稷以養父母。父母何所怙乎。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所也。○二章肅肅鴟羽集于叢生之棘失其性矣。君子以王事父役不得蓺黍稷以養父母。悠悠蒼天曷其有止極乎。○三章肅肅鴟行集于叢生之桑君子以王事勤勞。

不得蓺稻梁以養父母悠悠蒼天何時得復其常乎
○相櫟力也鹽與蟲通凡器物壞曰蟲不堅固之意
稻穀之宜濕者糯秔也秔一作粳黏連曰糯不黏曰
秔米之精者曰梁良也穀之大者亦曰梁今高粱之
類嘗食也

鵠羽三章章七句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
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郁兮

古序曰無衣美晉武公也毛公曰武公始併晉國其
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晉武公

者曲沃桓叔之孫莊伯之子伐晉侯縚滅之使其大夫賂周釐王王使虢叔錫武公服爲諸侯其大夫因王使來作是詩美其君稱子者指王使也朱子改爲武公自述謂序言美爲獎亂夫序言美者非采風者美之非刪詩者美之武公之臣自美武公猶秦風之車鄰四驥云爾聖人刪詩豈可者存之不可者去之乎亂臣賊子事所當戒則存之以告來許若謂此詩獎亂不可爲教則自二南以下諸變風及春秋十二公所書亂跡亦多矣其皆可以爲教者與存無衣乃所以爲教矣○一侯伯七命我豈不能製此七命之

衣但不如子所齋來之衣借重王命安穩且吉祥耳
○二章天子之卿視侯其服六命我豈無六命之衣但
不如子所錫之衣久著而溫燠耳○周禮典命職云
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天子之三公八命卿
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公袞冕侯伯鷩冕
子男毳冕大夫希冕士玄冕其衣裳九章之說鄭氏
穿鑿附會未足據耳詳見春官司服之職此言七六
者命數也非七章六章之謂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

周易

經

卷之二

庚

曷飲食叶之○有狀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古序曰有狀之杜刺晉武公也毛公曰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朱子改爲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非也武公兼併晉國內與宗室爲讐賢人君子去之故詩人託孤杜爲刺尊賢親親禮之經也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未有一不仁而能義不親其親而能尊賢者也○一章狀然特生之杜孤立路傍翦滅宗族得國何以異此彼賢人君子安肯共事而適我乎徒使我中心愛之無自而

飲食之也 ○ 乾有杕之杜生于道曲孤立無與彼君子兮其肯從我遊乎中心好之無由得飲食之也 ○ 噩葵語辭周曲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蒙楚蔽康蔓于野叶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
蒙棘蔽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參去聲叶兮

錦衾爛濫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叶冬之夜叶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

其室

古序曰葛生刺晉獻公也毛公曰好攻戰則國人多

喪矣○朱子改爲婦人以夫久從征役作非也按晉獻公好戰如伐虞伐虢伐驪戎國人多死于戰詩託死者妻悼亡以刺之故其辭哀而傷葛生蘞蔓指死所也尸膏草野失其骸骨故曰亡此域塋域居室墓壙也陣亡不得殯葬百歲之後翫歸于居于室皆哭死飲恨之辭角枕錦衾斂襲之具周禮天官大府之職大喪供角枕儀禮斂用衾若謂夫婦寢寢之具則委巷之語矣一章葛生蒙于楚蘞生蔓于野荒莽之地也予美從軍身死于此幽冤寂寞誰與獨處乎○
二章葛生蒙于棘蘞生蔓于墓予美死于此誰與之獨

息乎○

三

軺死者夷尸以角枕雖有角枕空復粲然斂

尸以衾雖有錦衾空復爛然予美身死草野無枕無
衾悠悠長夜誰與獨旦乎○

四

日莫亦于夏夜莫求

于冬年莫亦于死後予美無生還之期矣惟百年之

後相期同歸于九泉之居而已○

五

冬之夜夏之日

悠悠我思百歲之後歸于穴室而已○

六

蔽草名似括

樓蔓生葉盛而細子黑乎美指夫也亡此死此地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

叶

人之爲言苟亦無信

叶

舍旃舍

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

叶虎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古序曰采苓刺晉獻公也毛公曰獻公好聽讒焉○朱子改爲聽讒之詩謂未見其果作于獻公時非也事之可據孰有如晉獻公聽讒者乎如是猶謂不信則詩必有年月日時作者姓名乃可各章首二語比讒言併張苓木耳也以比聽苦辨其味葑拔其根○一采苓者曰我采此于首陽山之巔夫何地無苓焉知此苓必于首陽巔乎人言無稽且無輕信則將舍

乎亦無輕舍也必加察焉不信則無間可入不舍則其情立見人欲爲讒不可得矣○二采苦者自言采于首陽山下未可信也人之爲言且無輕與然則舍

之亦無遽舍也不信而又加察人欲爲讒不可得矣

○三采葑者自言采于首陽山東人之爲言且無輕從亦無遽舍如此而人欲爲讒其可得乎○首陽卽

雷首山在山西蒲州東南三十里卽夷齊隱處苟且也施之也苦菜名月令苦菜秀似萐蔔而葉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一名荼禮記內則濡豚包苦是也葑蔓菁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毛詩原解卷十二

秦

秦國名在禹貢雍州之域伯益之後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有非子者周孝王時養馬于汧牽渭之間賜封邑于秦其曾孫秦仲爲宣王大夫討西戎不克死平王東遷仲孫襄公以兵送王王以西周地盡委之秦始大卽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等處是也君子曰觀于文詩而知聖人之先見晉亡而秦興矣或曰唐堯風亡夷狄乘之夫秦地卽岐豐之地秦民卽岐豐之民何爲夷之秦旣夷矣陳檜曹諸夏反後

夷狄乎

有車鄰鄰有馬白顚定叶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阪反有

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桎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

其亡

古序曰車鄰美秦仲也毛公曰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按秦自非子始封爲附庸非子曾孫秦仲入爲周宣王大夫禮天子之大夫視伯于是始有車馬寺人與諸侯同故秦人創見誇美朱子謂未見其必爲秦仲之詩非也○一章君子有車鄰鄰然

相接之多有馬白額者皆備又有寺人爲役未見君子

寺人先爲傳令非舊日之等威矣○二章山有漆可

爲器用隰有栗可供籩實今君有禮樂矣既見則相

與並坐鼓瑟百年氣象始見今日失今不樂往而爲

耋矣○三章阪有桑可爲弓隰有楊可爲眉今君有武

備矣既見則相與並坐鼓簧今者不樂往者不待而

亡去矣○四章鄰鄰轔轔也或云猶轔轔車聲也白顛馬

額有白毛寺人闡宦也八十曰耋楊木輕宜爲眉春

秋傳宋樂祁犁獻楊眉六十于趙鞅是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驥 鐵孔阜 否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
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合○遊于北園。四
馬旣閑。叶輶由車鸞鑾載愈念歇驕

古序曰。駟驥美襄公也。毛公曰。始命有田狩之事。園
囿之樂焉。朱子謂此亦前篇之意非也。按史秦仲
生莊公。莊公生襄公。犬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之。戰
甚有功。周亡東徙。襄公以兵送之。平王遂命爲諸侯。
盡以西京地予焉。前篇秦仲猶附庸故。但誇其車馬
禮樂。侍御此則已爲大國。故美其園囿。田獵。序說各
有攸當也。○一田獵必先車馬。我公于田。四馬皆黑。

色而甚肥大御馬者六轡在手控磬惟意公往狩則
左右親幸之人無不從行其儀從何盛備也○二虞

人司獸因四時所宜奉其牡獸甚肥碩以待射公將

射而命御者曰逐禽左矢方離弦而獸已見獲其射

御何精好也○

三乾田事旣畢乃休卒徒遊于北園四

馬閒暇驅逆之輕車但聞鸞鑣之聲載其田犬休歇

其驕騰之力其終事有節制也○驥黑色秦以水德

勝火也四馬八轡驂馬兩轡在鞭故手惟六轡耳時

是也辰時也辰牡如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

獸之類左之凡車逐禽從左射左膘

據達右隅急爲

上殺舍放矢也拔矢括也輜輕也鈴在銜曰鸞在軾
曰和鑣馬銜鐵猶田犬爾雅長喙曰猶短喙曰歌矯
按田大多長喙歌矯謂休歌其驕騰之力爾雅多附
會難盡據也

駉驥三章章四句○誦秦風多威猛壯厲之氣所以
虎視諸侯吞併六國而亦竟以暴亡聲音之道可以
知德聖人先覺非淺識可到耳

小戎僂慘收五獒木梁輒游環脣驅丘陰勒盜續文茵
暢轂駕我騏駢竹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
心曲○四牡孔阜否六轡在手騏駢是中軒駔是

騶生叶

龍看

純上叶

之合

忽叶

鑒以饗

沃納叶

言念君子溫其

在邑

惡叶

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僕駒

孔羣公

求叶

矛鑒

錚陰叶

蒙伐有苑

益叶

虎叢

鈸漏叶

膺交叢

二弓叶

竹閉

緝衆叶

膝言念君子

載寢載興厭

焉叶

厭良人

秩叶

秩德音

古序曰小戎美襄公也毛公曰備其兵車以討西戎
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
其君子焉○朱子曰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
天之讐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
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其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
私情蓋以義興師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怨按此

論甚正然非夫子錄小戎本意其錄小戎非嘉之也。秦人好戰雖婦人女子見車馬旌旗而喜習尚固然時商鞅白起輩未生小戎已爲之兆矣聖人前知如神序說所以爲確也若夫大戎殺幽王與秦仲雖義不共天而秦人好戰非待於此詩本託興婦人朱傳遂以爲婦人自作皆非也。一兵車利馳驅故其制小車箱中空僂無所收載貴輕便也車轍曰轔上曲如梁分爲五處用皮鞬鞬檠之駕車四馬兩服常居中惟兩驂在外以皮爲環當兩服背游移不定引兩驂外轡黃于環執之使驂馬不外逸也又以皮二條

前繫于衡。後繫于軫。攔兩服馬齊外以驅。驂馬使勿
內入礙。兩服也。車下以板側排曰陰。以皮二條前繫
驂頭。後繫陰板曰鞬。使驂引之行也。陰板之上繫鞬
有鍛曰續。鋈之以金。車上凭處有文彩之茵。車輪當
心有轂。以外持輻。內受軸。而小戎之轂長于大車。欲
其穩也。駕車之馬青黑曰騏。左足白曰驥。以此往伐
西戎。征夫室家曰。言念君子。溫潤如玉。今方在西戎。
板屋之中。思之亂我心曲也。○軫四馬甚肥。六轡在
手。騏駢二馬居中爲服。騶驪二馬在外爲驂。盾以扞
衛。畫龍于上。合兩以備壞也。驂馬內轡曰鞬。置鍛于

賦前曰禮以金鑿軒係軻于上大軍徂征征士室家
曰言念君子溫然在西戎之邑何時方是歸期胡爲
使我念之也○韋四馬棧空不被鞍甲甚羣而調和
車上建公矛柄下有錦鑿之以金盾畫以蒙有苑其
文韜弓以鞬虎皮爲之馬胸有帶刻金飾之鞬中之
弓交二干中其未張者閉之以竹約之以緹大軍旣
行征夫家人曰言念君子卧起爲之不安厭厭然安
靜之良人室家相與德音秩秩然不改其常也○小
戎諸將士之戎車非元戎也元戎先列小戎繼之棧
猶空也收車箱所以收載也戎車不載他物故曰棧

管子曰甲不堅密與僕者同寶又曰將徒人與僕者同寶言甲不堅與赤身無甲者同徒卒無器械與空手同也周禮庶人乘棧車車無飾曰棧義與僕通俗謂無鞍者曰僕馬三章僕駒是也檠蒙也冒也以革裹轅木也輜卽轍也一木當車底中從後直至前軫曲而上以便服馬進退至末又曲向下橫一木爲衡以駕馬制如舟底故名輜恐其不堅分爲五節以皮束之也游環以皮爲環引兩驂外轡貫其中執之環在轡上游移不定也脅馬腹旁也驅驅驂馬不內逼也鋈流金也茵蓐也以虎皮覆軾也暢長也板屋以

板爲屋西戎之俗也赤馬黑鬚曰驪黃馬黑喙曰騶
弓矛蛇形矛也鎬矛柄下鐵銳者曰鎬平者曰鐸蒙
厖通雜文也伐戩同盾也一名干一名櫓膺馬當胸
也鏤刻金爲飾也韁弓囊也竹閉以竹爲弓檠景也
綰繩也縢縛也厭厭厚意秩秩有當也德音善言也
室家相與之德音邶風日月云德音無良谷風云德
音莫違與此同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加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遯索洄回
從之道阻且長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

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遯洄從之道阻且跻
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斐蒹葭采采吁白露未已所
謂伊人在水之涘斐遯洄從之道阻且右吁遯游從之
宛在水中沚

古序曰蒹葭刺襄公也毛公曰未能用周禮將無以
固其國焉○朱子謂此詩未詳所謂以序說爲鑿非
也周道親親尚賢平易忠厚黜詐力而卑武功自文
武至宣幽國于岐豐民習先王禮教數百年矣平王
東遷秦襄公據有其地始以攻戰爲事刑殺爲威其
民愁居櫨處思昔太和景象不復可見東望河洛有

游從宛在之思西視秦邦有艱難牽率之苦文武成
康之澤雖係民心而秦人慘礮之法束縛其手足自
立國之初已然矣毛公所以謂之將無以固其國蓋
周之興也詩歌蕡蕡是春和之明景也周禮行而忠
厚篤祐開上世有道之長秦之興也詩歌蕡蕡是蕭
殺之蕭殺也周禮廢而強梁腊毒兆二世撲滅之禍
聖人刪定法戒昭然後儒不達詆爲鑿空豈不誤乎
○一章蒹葭之生本苗長也今色改爲蒼秋氣慘烈白
露凝戾爲霜化國之日一變而爲肅殺之辰矣我所
思伊人其在河洛之間水之一方乎將潤潤逝流往

從道阻且長若遯游順流而下宛在水中矣可得而
卽也○二蒹葭淒然荒涼露凝而白方未曉也我思

伊人其在水之湄乎遯洄以從道阻于上升也遯游

而從宛然在水中之高坻焉○三蒹葭采采以爲薪

白露凝而未已所思伊人在水之涘遯洄從之道阻
出其右不相值也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可得而就

也○蒹荻也葭蘆也荻小而蘆大伊猶彼也坻水中

高地渭水草之交沚小渚也宛在中央言其近也自
秦望洛順流而東故曰游從宛在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斯顏如渥丹
其君也哉

舊作終南何有有紀

杞

有堂

常

君子至止黻

衣繡裳佩玉將將

金

壽考不忘

古序曰終南戒襄公也毛公曰能取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朱子改爲秦人美其君之辭亦車鄰駟驥之意非也按此詩美而寓戒稱其顏色而諷以其君須其佩服而教以不忘非徒誇美之而已終南鎬京面山條言條理也梅言謀也紀作杞堂作常棣也杞言紀常言綱治理謀謨陳紀立綱皆脩政之比所以爲戒勸也○華終南

之山秦之巨鎮上有條焉有梅焉有小蘆陵參氣所
鍾君子以王命作都其下服諸侯之服外暢錦衣內
著狐裘顏色充盛如厚漬之丹其君也與哉慎勿忝

此名邦也

○二章終南何有有杞焉有常焉君子至此

開國承家脩明紀常其衣裳青黑之畿五色之繡佩
玉之聲將然服此服居此地壽考長存勿忘王命也
○終南山名其君也哉規諷之疑辭條楨刃也一名
楨一名楸卽今梓也杞如櫟一名狗骨堂常棣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

之特臨其穴

叶惴惴

贊

其慄彼蒼者天

叶殲

尖

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

車仲行

杭

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

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

楚誰從穆公子車鍼

虔

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

語臨其

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古序曰黃鳥哀三良也

穆公曰國人刺穆公以人從

死而作是詩也

秦樂西戎惡俗輕生好殺君葬以

人殉武公之葬從者六十六人至穆公用百七十七

人子車氏之三良亦與焉然詩人不刺康公而刺穆

公何也。三更之殆。穆公之志也。嗣君因先世遺風。重以厥考之命。自非賢哲。焉能獨已。使穆公有治命能革其故。自可無此舉。生平悔過作誓。思以賢遺子孫。身死而自殲。其善類詩人。所以惡之。厥後始皇崩。令後宮皆從死。工匠皆生閉墳中。遺謀不善。子孫好暴。遂以族滅。聖人刪詩存黃鳥。脩春秋不卒。穆公誠惡之也。黃鳥知時。以比賢哲。棘急也。桑喪也。楚然也不當止而止。亦以諷三子也。使三子知幾。可無及於難。臨穴而懼。雖百贖不可得已。○一章交交然飛而往來之黃鳥。良禽也。爾何止于棘乎。誰從穆公之死。子車

氏名奄息者與焉。此百夫之特出也。思其臨壙使我
惴然戰慄。彼蒼者天。盡殺我善人。若其可贖。吾民願
以百身贖之矣。○二章交交黃鳥。爾何止于桑乎。誰從

穆公之死。子車氏之仲行與焉。此百夫之隄防。想其
臨穴。使我惴慄。天絕我良人。如其可贖。不惜百身矣。

○三章交交黃鳥。爾何止于楚乎。誰從穆公之死。子車
氏之鍼虎與焉。此百夫之敵也。想其臨穴。使我戰慄。
天絕我良人。若其可贖。願百其身矣。○殲盡也。禦當

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耽聿彼晨風吁。鬱彼比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始
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櫟。厔隰有六駿。刺未見君子。
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弟隰有樹
棢。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古序曰。晨風刺康公也。毛公曰。忘穆公之業。始棄其
賢臣焉。○朱子改爲婦人念其君子之辭。非也。凡詩
思念稱君子者。如皆以爲婦人。則男子盡無思而君
子獨婦得稱其夫乎。亦固矣。晨鶴同鶴也。搏擊羣鳥。
其疾如風。秦俗好戰。士以猛摯爲賢。故以爲比。臣擇
君如鳥擇木。木向陽者茂。而比林蕭索。鷹鶴在野。則

驚而遇林則阻櫟與棣皆大木而苞叢生樹大者其
皮斑駁櫟在山者苞在隰者六駁則大木羅列矣棣
在山者苞在隰者樹遂則喬林矣皆賢人失所之比
○章駛然急疾之晨風歸彼鬱然之北林吾人際會
先公望秦國來歸而今不得朝陽亦猶此君子嗣服
使我不見憂心爲之欽欽不寧是果如何哉如何哉
多應忘我矣○章山有苞櫟不得遂其高隰有六駁
大木陳列在下士之失所亦猶此未見君子憂心爲
之不樂如何哉如何哉忘我必多矣○章山有叢生
之棣隰則成樹而上遂今秦之士亦猶此矣未見君

子憂心昏然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必多矣。○駁疾飛
貌晨風。鵠也。櫟豫也。馬雜毛曰駁。櫟樹大者皮有蘚
文似之。故射禮謂馬爲皮樹。或曰駁赤李也。馬赤白
曰駁。櫟木上遂也。與禾穉通。

晨風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叶王于興師脩我戈矛

葉與子同

求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

叶錯

王于興師脩我戈戟。

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

王于興師脩我甲兵。

邦叶與子偕行

古序曰。無衣刺用兵也。毛公曰。秦人刺其君好攻戰。

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朱子改爲秦俗樂于戰
鬪其人平居相謂之辭非也其君平居不能惠民假
王命復讐以日從事于干戈語曰食人之食則事人
之事樂人之樂則憂人之憂君不與民同欲而責其
死力難矣所以刺之○一章維吾與子同在行伍之中

豈曰子無衣君能解衣衣子而同袍乎平居未嘗衣
汝也但王命興師則令我脩戈矛與子同仇伍耳○

二章豈曰無衣與子同裏衣之澤乎但王命興師則使
我脩矛戟與子偕作耳○三章豈曰無衣與子同裳乎
但王命興師則使我脩甲兵與子偕行耳○戈柄短

戰柄長戰三刃上出戈二刃旁一鉤矛卽今之鎗仇
匹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去聲黃○我送舅
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歸玉佩叶

古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毛公曰康公之母晉獻公
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
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
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朱
子謂秦康公爲太子送舅渭陽而作非卽位以後之

詩非也詩三百編次與尚書二十八篇世代先後井然此詩居黃鳥晨風後其爲康公卽位以後詩甚明故古序不曰太子送舅而曰康公念母其旨自遠蓋子有母而後有舅念舅卽所以念母其送舅也本因念母之情故其念母也追憶送舅之事若送舅則太子時作若念母則不應以念母詩爲送舅詩定知不作于渭陽送別而作于重耳旣卒之後康公卽位重耳卒七年矣追思昔日見舅如母今母不見而舅亦亡不忍直言思母而但追憶送舅生死別離之感惻然言外渭陽所以千古含悲也苟無序說尋常儂別

語耳序所以爲詩根柢不可易也○一章人生親以及

親莫如舅昔者舅氏過秦我送至渭水之北行必以

贍何以贈之路車四黃所以資其行也○二章昔我送

舅猶幸有舅在見舅如見生我我思何長也行必有

贍何以贈之有瓊瑰之玉佩以象其德也○水北曰

陽秦都雍在渭南東送至咸陽之地也人君之車曰

路車路大也古者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路容三軌軌

廣六尺故大曰路乘黃四馬色皆黃瓊美玉也瑰石

似玉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吁嗟乎不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舉叶今也每食不飽吁嗟乎不承
權輿字叶

古序曰權輿刺康公也毛公曰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一始君於我處以大屋渠渠然深廣今也禮衰供薄每食無剩餘吁嗟乎不承繼其始矣○二始於我乎每食四簋至豐盛也今者食不充飢吁嗟乎不承繼其始矣○三夏屋離宮別館之類或曰高俎所謂大房也權輿始也造衡始權造車始輿蓋盛稻梁容斗二升或瓦或木爲之內方外圓曰

金匱外方曰鹽

檣與二章章五句

毛詩原解卷十二終

三才集

卷之十二

七言

七言